

四十多年在聯合—— 聯合書院副院長張雙慶教授專訪

校園記者/ 鄧詠文

每年都有一批批的同學離開中大，投身社會。但有一個身影，四十六年間從無間斷，一直留在聯合校園，盡心盡力地教育一屆又一屆的新面孔。他，就是聯合書院副院長張雙慶教授了。自1966年入學起，張教授一直在聯合書院求學與任教，從未離開，可能是現時在中大留得最久的一個。數十年轉眼過去，張教授終於決定今夏離開熟悉的工作崗位，退休去了。留在聯合近半世紀，張教授見證着書院的變遷，也樂於分享這些年間他在聯合的點點滴滴。

初遇聯合

張教授大半生和聯合書院結下不解緣，還有一段往事。當年中大招生，三院獨自負責，只是崇基、新亞和聯合書院各自借用循道中學的校舍，同一時間在不同樓層分別面試收生。面試由早上開始，至收滿學生為止。那年，三間書院都有信面見成績優異的張雙慶教授。他是讀書的中學裡唯一考上中大的，也不知道面試要準備什麼。面試當天，張教授發覺自己沒有中學成績表，要先回校領取。抵達會場之際，地下的一層的崇基學院已收滿學生了。稍作考慮，張教授連忙跑到三樓聯合書院排隊面試，最終獲得取錄。

求學時期

張教授初入學的時候，聯合書院位於般舍道。他和許多校友一樣，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條貫穿整座校舍的旋轉樓梯了。今天校舍已改建為般舍道官立小學，但那充滿特色與滿載舊生回憶的樓梯仍然存在。張教授近年曾兩次帶校友回舊校舍緬懷昔日的青蔥時光。雖然般舍道校舍面積之小，無法和現在的中文大學相比，張教授卻喜歡地方細小而帶來的親密感。「那時在旋轉樓梯上



▲ 於般舍道校舍張祝珊堂舉行的頒獎禮



，準會碰到認識的人。我們全都很自豪地說自己認識上三屆、下三屆的同學呢！」他笑說。那時書院採用四年制，到畢業的時候，同學便有機會認識共七屆的所有學生了。「我們同學相處都很融洽的。」張教授再三說。他還記得同學都喜歡到地庫的學生休息室聊天、打橋牌。「當年很流行玩一種比橋牌簡單、叫 Hearts 的牌……不過現在已沒人玩了。」他回憶道。

任教時期

除了同學間相處融洽，他們大伙兒也與工友打成一片。張教授不用上課時，愛到茶水部去。他還清楚記得那兒是由成叔成嫂打理的，他的花名「仔慶」就是成叔起的。就是因校舍小，把同學、老師、工友都拉在一起了。張教授現在身為副院長，主要處理校友事務。言談間，他表示工作毫不吃力。「因為校友的向心力都很強。」他笑說。原來畢業教書至今，他和同學、學生親切如昔，常有聯絡，大家非常主動支持聯合活動。張教授和同學關係密切，十分享受校園生活。所以最令他費解的，就是為何現今學生那麼喜歡在時間表編排「day-off」。「回校上課是一件很開心的事。下課了，還可和同學打球，當年我們從不會想不上學的。」張教授補充：「和學校接近了，就會有感情。」

張教授本科畢業以後就留在書院任助教，開始他的教學生涯。在聯合任教數十載，他最喜歡的工作就是擔任聯合書院的輔導主任了(現改稱輔導長)。1985年，馮國培院長卸任此職，他接替期間，張教授認為輔導主任兼顧訓導、責罰工作，會影響輔導所需的良好師生關係。因此，他促成紀律委員會的設立，讓輔導訓導分家。張教授的決定，其後證實效果良好。他和學生成為好友之餘，離任時，同學還籌備了「雙慶之夜」歡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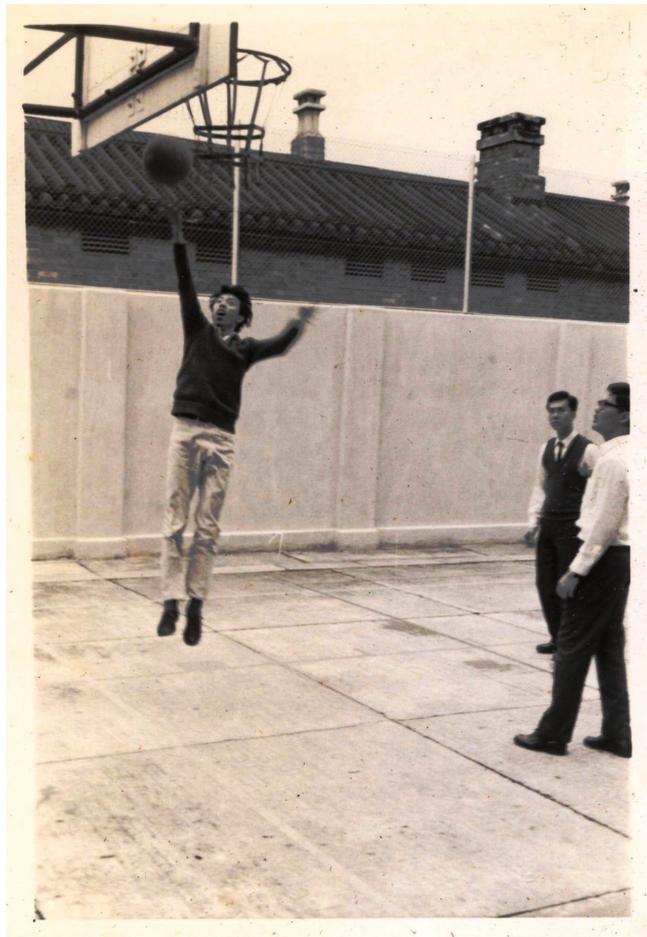
他。當晚的照片，張教授一直珍藏着。張教授受歡迎，不無原因：有一次院慶搞的比賽醫學院的同學贏了，噴香檳慶祝，濺到台下的老師同學。有些同學心有不甘，就在校內張貼大字報批評，言詞過激，把事件鬧大。那次，張教授由晚上8時一直和各方開會至翌晨4時，最終要求雙方同學都要道歉，令事件和解。此一例子正顯出他公正與為學生着想的心。「其實我不太懂交際，但是我用心待學生。」張教授輕描淡寫的一句，間接透露出他受學生歡迎的原因。

回顧在聯合的日子，有三位學者是張教授敬佩非常的。他們就是李定一老師、陳天機院長與鄭棟材院長了。教近代史的李定一老師鼓勵同學挑戰名教授的學問、刺激同學的思想。陳天機院長不只知識甚廣，待人處事非常用心，令書院氣氛很好，讓張教授由衷的敬佩。至於鄭棟材院長，他不只提拔張教授，讓他能留校任教，而且眼光也非常獨到：當年鄭棟材院長把籌得的捐款成立基金投資買股票，被社會人士批評教授炒股太俗氣。可是他堅持自己所做的正確，基金一直滾存，其利潤對書院發展實在有很大的幫助。大家都知道政政，電子和生化是在七十年代初鄭院長主政聯合書院設立的，可見鄭院長的高瞻遠矚。就是中文系，中大能開始現代文學的教學研究，實由鄭校長禮聘姚莘農、李輝英、余光中到聯合任教開始的。這些長輩在張教授的心內佔着非常重要地位，也是他學習的對象。

退而不休

在聯合的這些年間，張教授發覺原來自己甚麼職位都做過了：輔導主任、通識教育主任、走讀生舍堂舍監、副院長、代理院長……雖然心繫聯合，但始終有名銜較為困身。現在張教授行將退休了，他表示心情輕鬆。「退休後時間多了，我會把積存甚久的文章、材料整理出版。當然，我還會繼續在聯合書院幫忙。」他笑道：「希望書院融洽的氣氛能維繫下去，上上下下雖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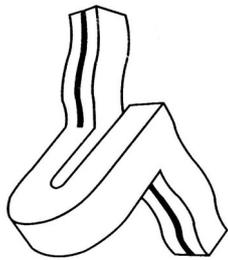
忙碌，都能多參加書院活動，身心一定更健康！」四十五個年頭匆匆過去。雖然張教授快將退休，相信他的身影仍常會在聯合校園出現。我們期待着更多的年頭來到，聽他分享更多的聯合小故事。



▲ 在般咸道校舍的籃球場上有最多難忘回憶



◀ 聯合書院於南華會舉行第一屆陸運會



陳震夏宿舍管理員 甄敬立先生

大家或許早前在閱報中得知，涉嫌多宗中大樓宇及宿舍偷竊案的疑犯已經落網，多份報章均有詳細交代疑犯被捕過程，惟版本各異，而且報導也從沒提及最先在本部泳池餐廳發現疑犯的陳震夏宿舍管理員甄敬立先生。

甄敬立先生，同學都稱呼他「立叔」，不過他嫌這個稱呼太「老餅」，故他喜歡大家叫他 Edmond、「立哥」，或者他曾旅居以色列時所用的希伯來名字 Avi。Edmond 雖然今年二月才上任陳震夏宿舍的管理員，但他之前已任職大學保安組及另一所書院的管理員，故他對中大以至聯合的環境一點也不陌生。在訪問期間，他娓娓道來自己如何協助警方及大學保安組擒獲疑犯的經過，原來亦與他四十年來的工作與人生經歷息息相關。

與其守株待兔 不如主動出擊

Edmond 在上任的第一天，已知道陳震夏宿舍已接連發生多宗失竊案，故當夜班的他已經打醒十二分精神，加緊留意宿舍有否其他閒雜人等。Edmond 憑藉他多年任職紀律部隊及保安主任的經驗，認為與其守株待兔在宿舍等待疑犯再犯案，倒不如主動出擊，在校園人多出沒的地方，細心留意疑人有否再現觀察環境恃機犯案。由於陳震夏宿舍的閉路電視早前已清楚拍攝了一些進入宿舍的可疑人物臉容，故 Edmond 將有關可疑人物的截圖常備在身。

5月21日下午，Edmond 特意提早個半小時返回校園，一來希望可以碰上疑人，二來亦打算找昔日保安組的同事飲茶聊天。當他們在本部泳池餐廳坐下不久，Edmond 便被遠方的一件T恤所吸引，皆因這人所穿的T恤與截圖內疑犯所穿的款式是一致的。

細心觀察 慎密行動

由於同款的T恤周圍都可購買得到，故 Edmond 立即打開截圖，在細心觀察，但又不能打草驚蛇的情況下，認為該人與截圖內的疑犯無論身形與容貌都有百分之九十五相似。雖然他已經頗肯定該人的身份，且他們只相隔兩張枱的距離，但 Edmond 認為周遭有太多同學，而且以二對一在人數上亦沒有太大優勢，隨時有機會讓他逃脫，故他當機立斷請與他一起的保安員同事立即致電保安組要求增援，自己則負責留意疑人的一舉一動。

當保安組人員趕至並作出適當部署後，Edmond 即時與總保安隊長及其隊員上前制服該疑人，並立即疏散附近的同學及食客，以免他發難時傷及無辜，其後軍裝警員趕至並拘捕該疑犯。事已至此，相信讀者對這次「擒賊記」會有更透徹的了解。



Edmond 在訪問中也透露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事情，原來他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在以色列等地開中國餐館，當時很少外國人可以在當地領餐館牌營業。九一年波斯灣戰爭爆發，也促使當餐館老闆的 Edmond 要加倍留意出入的顧客，以防有恐怖份子混入。這份對環境與人的觸覺和敏銳，一直在他往後的工作上大派用場，也令他在 2000 年獲警務處頒發保安人員嘉許書。

陳震夏宿舍是一個大家庭

Edmond 在訪問期間還特別感謝書院及李詠恩舍監聘請了他，讓他可以參與陳震夏宿舍這個大家庭，並說李舍監十分關心宿舍員工的需要。他認為工作中的滿足感及使命感，比能否升職加人工來得更形重要，而今次能夠協助擒獲「大學老鼠」，也是他在中大工作多年來感覺最滿足的一件事。

最後 Edmond 寄語大學生是未來的社會棟樑，希望他們在安全的環境下成長，但同時同學們亦要加強警覺意識，多留意周圍的人與事，配合宿舍的保安需要，這樣大家都可以快樂地享受校園生活。

訪問及整理：陳文軒



Edmond 在歐洲餐館工作時與到來取景拍攝電影的劉德華及莫少聰合照